

花月痕全書卷一

第一回

蝴蝶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裨官獻技

此情之歸
且入

七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滄海橫流
劍身无所
月發端
花發端
比情之發

書名

撰者

卷

秋盼秋恨
秋恨秋悲
秋悲秋恨
秋恨秋悲
秋悲秋恨
秋恨秋悲

清 魏秀仁 撰

卷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4

編號

D8665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漢然寡情之人。自習俗澆薄。用情不能專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且相率而為偽。何況其他。乾坤清氣間留一二情種。上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兵力於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不能不聞。所見之人。皆非其心所願見。而又不能不見。惡乎用其情。請問看官。渠是情種。唐然墜地時。便帶有此一點情根。如今要向何處發洩呢。吟風賦月。好景難常。玩水遊山。勞人易倦。萬不得已。而寄跡情於名花。萬不得已。而寄其情於時鳥。清明几淨。得一通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闌燈焰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這般話從那里說起。因為敝鄉有一學究先生。姓虞。號耕心。聽小子這般說。便怫然道。人生有情。當用於正。陶淵明詩曰。情一賦。尚貽物議。若舞衫歌扇。轉眼皆非。紅粉青樓。當場卽幻。還講什麼情呢。我原不曉得理學。但生今之世。做今之人。讀書是為著科名。謀生是為著妻子。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聰明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動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樣。搭他架子。更有那放蕩不羈。盼盼能殉尚書。大約此等行樂去處。只好逢場作戲。如浮雲在空。令日到這說笑笑。都无妨礙。只要拖泥帶水。糾纏不清方好呢。你說什麼情種。又是



全書却是
以石曼卿
主蓋直引
起四十三
回之香海
洋矣。月痕

字多得狠。那裏說得完。秋痕道：芙蓉城到底是天上是人間？痴珠道：石曼卿為芙蓉城主。此虛無縹渺之說。成都府城多種木芙蓉，也喚作芙蓉城。你怎的問起秋痕不語？此時月斜雞唱，痴珠也覺餓，玉無溫。倚香不暖，便喚水手將船駛到秋華堂門口。禿頭先行上去，招呼大家起來。伺候痴珠，然後慢慢的携著秋痕回來西院，到裏間和衣睡到一覺未醒。天早明了，正是酒香花氣，秀影劍光，春風蝶蝶。秋水鴛鴦。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十人合傳，其實仍傳痴珠一人也。花園錦簇而一種淒厲之氣，形於言表，所謂極盛者，難為繼也。通篇數典妙在間以射劍舞劍，便覺靈性往觀止矣。

花月痕全書卷七

第二十二回

秋華堂仙眷慶生辰

采石磯將軍施巧計

看官記著：昨天是舊文死忌，今日却是秋痕生辰。是日李夫人約了晏留兩太太來逛秋華堂。以此秋痕昨夜不曾回家。此時紅日三竿，綠陰滿院。秋痕妝掠已畢，外面報說李太太來了。秋痕趕着迎出月亮門，只見李夫人已下了轎。穆升和李家跟班老嫗了鬟，都一字兒站着伺候。秋痕迎至東廊下，李夫人拉着秋痕的手，端詳一會。痴珠早從秋華堂台階迎下來。李夫人便趕向前，請了安。痴珠便讓李夫人上來。秋痕磕下三個頭。李夫人拉他起來，回敬一福。笑向秋痕道：姑娘好日子，我沒有預備。一面說，一面將頭上兩股珠釵自行拔下，走到秋痕跟前，與他戴上。口裏說道：給姑娘添個壽罷。秋痕即便說道：太太費心，就重磕一個頭。夫人便攬起也福，一福入座。秋痕遞上茶，阿寶也來了，接着留宴。兩太太都到，便開了麵席。席散，大家同來西院更衣。聽了秋痕一枝琵琶記，二位太太都是善於言語的，就秋痕今日也覺興致勃勃，一會出來秋華堂坐席。李夫人首座，問起鳳來儀酒令，秋痕一一告訴三位太太，都十分贊賞。李夫人道：我們何不做個東家，效顰晏太太道。西廂鳳字都給他們說盡。李夫人道：何必拘定西廂？只成句都可。留太太道：我們也不要鴛鴦飛觴。今日是劉姑娘好日子，飛個西廂喜字，何如？李夫人道：好得狠。我僭了，就起令罷。便喝一杯酒說道：

繫馬於鳳凰臺柱，收江南仍執醜虜。

大家齊聲贊好。留太太道：又流麗又雅切。這是大人異日封侯之兆，該賀一大杯。衆人通陪了。

近則事合
引起四十
七回四十

曉接上回
眉目清爽
生辰
仙眷
秋華堂
激清上回
銷良夜

酒。李夫人道。阿寶不算。劉姑娘喝酒接令。我說個垂簾幙喜珠兒。秋痕喝了酒。想一想說道。

聞鳳吹於洛浦。喬含笙在前上處。

大家都說道。這曲牌名兒用得新穎之至。各賀一杯。秋痕飛出西廂。是宜嗔宜喜春風面。順數該是劉太太。想了半晌。瞧着阿寶說道。

鳥有鳳而魚有鯉。美中之美宜爾子孫。

李夫人喝聲好。晏太太道。古語絡繹。這賀酒更該滿杯。衆人通喝了。留太太道。晏太太接令罷。這般可喜。娘罕曾見。晏太太道。輪到我了。怎好呢。便將杯擎在乎裏。想了一會。喝了酒說道。我說得不好。休要笑話。

鳳愈翹翔而高舉。揀南枝有鶯其羽。

李夫人道。有鶯其羽。四字妙語解頤。太太真個聰明。大家又賀一杯。晏太太道。大家通說了。如今我喝一杯。劉姑娘喝一杯。收令罷。一面說。一面將酒喝乾。說道。喜則喜你來到此。秋痕喝了酒。李夫人便向秋痕道。定是過了我無人在家。便吩咐端飯。飯畢。便教老嫗。老家人送阿寶家去。癡珠看過阿寶上車也。到簾外招呼。當下李夫人走了。晏留兩位太太隨後也走。痴珠這日是邀了晏留池簫。借分神客廳游晏。靠晚心印却出門去了。酒行數巡。五人上席。痴珠叫穆廟升。取出骰盆和色子。向大家說道。我有一令。擲色集句。照紅的算。就出唐詩一句。照位接令。要與上句叶韻。矢叶出韻。及語氣不聯貫。照點罰酒。子善道。癡珠只不是膚政麼。我們那裡尋得出許多湊巧的詩句來。蝴蝶道。兩頓接連。借此用點心思。也可消受。只是要個題目。纔好著想。呢。癡珠道。宮詞如何。子善道。好極。痴珠便將色子和骰盆。送給蝴蝶道。請你起令罷。蝴蝶接過隨手一擲。是二個四。一個公。算成九點。沈思半晌。吟道。

九華春殿語從容。

大家俱說道。起得好。冠冕唐皇。下首該是雨農。蝴蝶就將骰盆和色子送給蝴蝶道。你擲雨農道。二冬韻窄得狠。我怕要曳白了。隨手一擲。是個公。算成一點。也沈思半晌。吟道。

人在蓬萊第一峰。

癡珠道。聯貫得狠。如今該是子秀了。子秀接過骰子。隨手一擲。是二個四。算成八點。子秀道。我佔便宜。不要押韻。就是只一句罷。吟道。

二八月輪蟾影破。

蝴蝶道。好。却是今日因向子善道。接手是你。請擲罷。子善接過骰子。隨手一擲。是三個公。算成三點。吟道。

三官箋奏護金龍。

癡珠道。好句。如今該是我擲了。接來一擲。是二個紅。算成八點。隨口吟道。

八尺風漪午枕涼。

蝴蝶接手道。七陽韻寬得多了。隨將色子一擲。是二個紅。一個公。算成九點。吟道。

九龍呵護玉蓮房。

雨農接手擲得三紅二公。說道。只算十四點了。那里我得出這恰好的詩句呢。子秀道。溧陽公

眼回
喬謾如也
笙荷生也
正照四十
以下
文字
有小珠在
內異日小
珠即李夫
人婿也
此則正照
五十一回
小球言之
合樂喜
到此益見

宮詞第一章
正照荷
生言之

新題

第二章從
蝴蝶調換
蓋為采秋
言之此回
不及韓杜
一邊却自
有韓杜
邊在也

主年十四。不好麼。痴珠道。何必拘定十四。我替你說一句罷。吟道。

七月七日長生殿。

這不是十四麼。大家道好。此放活還鬆動些。於是子秀擲得一公吟道。

雁點青天字一行。

下首是子善。擲得兩公吟道。

一番雨過一番涼。

痴珠道。還用七陽韻麼。就接手擲出兩個紅來。吟道。

八字宮眉點額黃。

下首是翊甫。也擲得一公吟道。

楚館蠻弦愁一概。

雨農接手。擲得一公一紅吟道。

五更鐘後更迴腸。

翊甫調換
可為秋痕
言之

翊甫道。只兩首詩。我要僭易了。前首雨農十四點。宜用子秀溧陽公主年十四句。接用痴珠八字。宮眉點額黃。七字不更渾成麼。子善一番雨過一番涼。接用子秀雁點青天字一行。七字不更聯貫麼。痴珠道好極。翊甫詩竟大進。我和大家賀他一鍾罷。於是喝過酒。子秀接手又擲是一紅兩公吟道。

六曲連環照翠帷。

子善接手。是一紅一公吟道。

不寒長著五銖衣。

癡珠道好句。接手擲成一紅二公吟道。

萬里雲羅一雁飛。

第四章其
眼目
慶生辰三
字寫得美
滿
是打探廬
鳳賊情
采石磯
領起
巧計二
人
細賦

雨農道妙絕。竟聯成四首。我們喝酒罷。後來秋華堂席散。大家便跟痴珠來到西院。與秋痕說說笑笑。也就去了。痴珠便送秋痕回家。秋痕一生。只一天也算揚眉吐氣。其實謾如起身之時。原想替秋痕贖身。一則為痴珠打算。一則為李夫人作伴。奈他媽十分居奇。只索罷了。且說謾如是九月初七。到了江南。見過南北大師。及淮海揚徐各道節度。便奉密札。馳往廬鳳一帶。打探賊情。不想逆賊早知李總兵是山西截殺會匪的一員大將。想要誅殺此人。為回子報仇。就於采石磯上江。伏兵數處。等了兩日。不見動靜。各隊頭目。就有些倦了。第三日午後。忽有小艇。却是一老一少。載着一甕美酒。及各種點心。泊在磯邊。售賣點心。不過是江南常見的。那酒却氣味醇濃。一錢一杯。各隊的紛紛要買。弄得那一老一少手忙腳亂。答應不迭。正在那賣酒熱鬧之時。又有三個漁戶。咿呀而至。每船上兩個漁人。隔着賣酒的船。一箭多地。那捕魚的人。就跳上岸。向熱鬧處看來。見是賣酒。又說酒好。各人也就買一杯。漁船上只有一人看守。隨後又有個小船。載着幾十束連枝帶葉柴船。船頭上坐個樵夫。身體胖大。年紀不上三十。擎把柴斧。輕輕打着船板。口唱山歌。後艙兩個搖船的人。也跟着唱。都是本地的腔。就靠着漁船。一字兒泊着。却好一個黃色賊目。帶了數十名賊兵。先向酒船上。查驗腰牌。並衣上記號。却個個是有

迎賊呼官
為妖。眼
目快手
除了賊數
十人
一隊二百
人除了賊伏
一營○西
路岸賊
補叙一段
○巧計五
附耳數語
隱伏下文
豐會巧計
排佈東路岸城
○調開賊
巧計六
伏的營
多番悞之
先除了賊
伏的營
巧計七
東路水賊
又誘開賊
伏的營
巧計八
又誘開賊
伏的營
巧計九
排布
疑神疑鬼
除了賊伏
落荒而走
巧計十
人數十船的
落荒而走
引出賊營
大隊來了
來之勢
光芒四射
巧計十一
有天上飛

的。未後查到柴船上。樵夫道：「有是有的。今天却没有帶來。」頭目將樵夫細瞧一瞧。向賊兵道：「是個妖。你與我拿住。說話時。遲下手時快。只見樵夫將柴斧一縱身。賊目的頭早已粉碎。鮮血迸流。這些賊兵先前驚愕。次後正要拔刀。却早到了三四個船上。又跑出搖櫓的人。舞着雙劍。那漁船上六個壯丁。酒船上一老一少。也輪着兵器。趕上岸來。將這數十人殺個淨盡。只有一兩個人除了賊伏。一營○西路岸賊補叙一段○巧計五附耳數語隱伏下文豐會巧計排佈東路岸城○調開賊巧計六伏的營多番悞之先除了賊伏的營巧計七東路水賊又誘開賊伏的營巧計八又誘開賊伏的營巧計九排布疑神疑鬼除了賊伏落荒而走巧計十人數十船的落荒而走引出賊營大隊來了來之勢光芒四射巧計十一有天上飛」

暗號二百人拔出短刀。跳上賊船。將看船的賊一刀一個殺了。奪了四五十號大小船隻。悉令盪往。上流十里外。一字兒泊住。將岸傍蘆葦及所帶的柴。分佈在各大船上。船中所有軍裝糧草。一齊運出。留數十名兵守着船隻。一百餘名兵四面埋伏。却說那賊兵上了岸。往東邊急走了廿餘里。已是黑暗。往前一望。毫無動靜。也不聞有金鼓之聲。那幾個頭目。手中拿着令旗。傳道官兵已經渡江。令船內的人都趕緊往東邊陸路救應。每一船上。只留二人看船。不可遲誤。便將令箭遞給船上頭目。匆匆的去了。賊船一聞此信。便大家收拾器械。都上岸往東救應。原來這三個都是謾如命人扮來的。這三箇人就在東岸樹林裏。也將松鬚四處懸掛。見賊兵去遠。便打了一聲。曉得。二百人拔出短刀。跳上賊船。將看船的賊一刀一個殺了。奪了四五十號大小船隻。悉令盪往。上流十里外。一字兒泊住。將岸傍蘆葦及所帶的柴。分佈在各大船上。船中所有軍裝糧草。一齊運出。留數十名兵守着船隻。一百餘名兵四面埋伏。却說那賊兵上了岸。往東邊急走了廿餘里。已是黑暗。往前一望。毫無動靜。也不聞有金鼓之聲。那幾個頭目。手中拿着令旗。傳我們救應。怎白跑廿餘里。不要是官兵的詭計。不如大家回船再作主意。都說道是。遂又從舊路回來。又是廿多里。走得力盡筋疲。剛到岸邊。不見船隻。忽聽一聲炮響。只見得兩岸樹林裏。陡起火光。火光閃爍。中呐喊之聲不絕。不知有多少人。只說大兵到了。便自相蹂躪。鼠竄逃生。只一百多名兵。分頭亂殺。謾如也帶人由西岸渡過來。喊殺連天。賊兵死者不計其數。其餘得命者。落荒而走。趕回九洑州大營。哭訴一切。此時已有二更多天了。偽元帥偽軍師。嚇得口目瞪呆。半晌偽軍師方說道。他來探聽軍情。所帶得兵能有多少。而且殺了一天。人馬俱已疲倦。他們自然多住在船上。我們領着戰船。殺將過去。不怕不奪回船隻。偽元帥也說有理。急急的傳令。偽元帥偽軍師。便令二百餘隻的大船。分作四隊。一隊向采石磯殺來。一隊從左邊殺來。一隊從右邊殺來。一隊留後接應。三隊的船剛駛到江心。陡然對面起了一陣大風。吹將過來。此時是九月下旬。三更後月光始上。賊兵俱覺得股慄起來。從那星月中望著采石磯前面。隱隱的泊着數十隻的船。並不見有盞燈光。也不聞有一聲刁斗。偽元帥偽軍師。四望遲疑。忽然聽得對岸一聲炮響。那前面的船都從黑暗中轉動起來。軍師驚道。不好。又中計了。趕忙傳令。

情景逼真
如畫如活
賊軍全敗

人忙我閒
可計十二

好看

點綴入妙
人尋約吳
髮短補敘。是
悅達盧鳳
刻汎九狀
之路的賊
州天下事都
由此輩弄
壞則葬亦
有罪焉故
曰謾如不
善周旋
兩折俱以
揚眉吐氣

作收一是
只日一是一
後來言外
見嘉珠一
生並無揚
眉吐氣之
日所以接
入論才論
才之遇
眼目
蜀墨一噴
為千古缺
寄磊落之
痛却歸罪
於渺渺茫
茫之氣數
悠然忽忽
之偃蹇支
離地君相
都無如何
最痛所謂
言有盡而
意無窮也

暫且停住。後面的船。絡繹而來。大家得令。俱要迴槍。擁擠不開。那對岸客船。早揚幡擂鼓。從暗射明。順着風火罐。火箭如飛的。撲將過來。迎面賊船。早已著了。賊中在右隊。尚未曾接到暫停的令。聞得對岸四處鼓聲。震天。正在驚訝。但見火船騰騰。人聲鼎沸。乘着刮刺刺的風頭。打吹來。覺得四面火起。一江通紅。便也。灣轉。船退後駛來。恰值中隊的船。帶着火。四面衝突逃走。却把左右隊的船。也引着了。船中火藥。引着。面環轟那放火的官兵。都上了小戰船。盡力擂鼓。大聲喊殺。那些賊船。本無紀律。見這樣聲勢。早已不戰自亂。火中水裏。逃避無門。謾如收隊。坐著原來的小船。從蘆葦淺灘。繞出八卦州。下流渡上岸。將二百名兵。分作兩處埋伏。此時約有五更了。謾如站在船上。高處遙望。江中火勢。兀自乘著風勢。向東南閃來。烹斗煮星。釜湯餘沸。想道周郎燒曹孟德的一百萬兵。在那赤壁地方。當亦不過如是。停了一停。紅日漸升。天太亮了。再望。大江直同煙海。遠遠聽得有十數匹馬鈴。响得噠噠的。斷續不絕。只見一個道人打扮。獐頭鼠目。頭上幾莖禿髮。燒得焦焦的蓬起。騎一匹連錢驄。一個穿黃色龍袍。頭首狼顧。也丟了冠。剩了鬚子。騎的是個五花驄。後面跟着十餘匹坐騎。也有盛甲全好的。也有丢了盔的。也有兵甲全丟的。也有焦頭爛額的。也有頭髮鬍鬚。燒得光光的。也有手足受傷。兩人扶掖在馬上的。大家手上都沒一件兵器。當下謾如放了一聲手炮。這些人一驚。撥轉馬頭便走。兩下伏兵。鼓噪而出。一人一個。用粗大麻繩。一起縛住。又得幾多好馬。推到謾如跟前。道人打扮。是個軍師。車律格。穿黃龍袍的。是個副元帥赫天旌。其餘都是大頭目。這一批人領着重兵。在九洲結寨。施達盧鳳之路。接遞兩湖兩江東西越偽將信息。不想一日一夜。將數百號的船。三萬多的兵。一起腦沒。只得跑上岸來。如今給謾如生擒了。自然是沒得活了。謾如就乘勢尅復了九洲州。只回用兵。以少勝多。極有佈置。只人心叵測。見謾如以二百名兵。敗了采石機三萬多賊。收伏了九洲州。轉觸人忌。謾如又不善周旋。所以只回大捷。竟不入告。只說是委探賊情途。遇賊兵。生擒頭目數人而已。以後九洲州。又為賊踞。謾如駐紫寶山。凡有陳請。概不行。想要告病。現格於例。想搬取家眷。又偏近賊巢。只得日日操練本步人馬。待一年後。明經畧入閻。力薦提督淮北。纔得揚眉吐氣。為國家出點死力。看官聽着。千古說個才難。其實才不難於生。實難於遇有能用才之人。杞梓楩楠。竹頭木屑。皆是真才。倘遇着不能用才之人。才都朽木。而且天之生才。亦抱於數。有生在千人共覩的地方。雨露培成之後。千宵蔽日。使輩去為櫟為棟。此算是順的。至如參天黛色。生在人迹不到的去處。任其性之所近。却成個偃蹇支離。不中絕尺。到年深日久。生氣一盡。偃卧山中。也與草木一般朽腐。王荊公所謂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為瑞也。這真是冤在天。何嘗不一样的生成。他怎奈他自己得了逆數。君相無可如何。天地亦無可如何。你要倔強。不肯低首。小心聽憑只氣數。便自己苦惱了。正是。盛衰原倚伏。哀樂亦循環。德人空芥蒂。形役神自明。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上傳秋痕。下傳謾如。其實仍傳一痴珠。玩斷可見。末幅至上折迷金醉紙。論下折放火殺人。妙以李夫人酒令為之串合。以謾如臨行要替秋痕贖身。為之順遞。便覺水乳交

第二十三回 簾捲西風一夜詩課

雲橫秦嶺千里書來

回敘二十一
紫倉還席
一筆便拍
本回
花痕
筆筆清麗

花痕
花痕

如繪

游戲語亦
自含蓄蘊
藉

花痕小影
花痕
新詩夜課

花痕
花痕
十四字也
是秋痕
妙語解頤
影是采秋
口角。先
書翁次賞
菊次賦初
次賦菊只
虛實相生
有如是者
花痕問者
詒拳賭酒
亦雅集中
別開生面

話說彤雲閣中秋一會。數日後紫倉借榆園，也還了席。光陰迅速，早有九月了。此時秋心院菊花盛開，秋痕正擬邀大家一叙。一日劍秋起個絕早，找着小岑向秋心院來。恰好大門關着，兩人就悄悄走進月亮門。只覺得一陣陣菊花的香撲入鼻孔。當下繡帳沈沈，窗寂寂，一個小人至跟前。這兩個了鬟纏疎一跳，正是熟人都笑道來的怎早。爹和娘還沒醒呢。西屋坐罷，劍秋進了西屋，就打着東邊板壁道：驚好夢。門外花郎小岑跟着笑道：你只得帶月披星。休妬他停眠整宿。那小了環早溜入北屋，告訴去了。只聽得痴珠輕輕喚秋痕道：小岑劍秋來了。秋痕驚醒說道：有甚麼時候了？了環道：早得狠！太陽還沒落地哩。劍秋道：太陽未落地，就不准人來麼？痴珠回答道：你們坐，我就起來。一會痴珠兩手揉着眼，身上披着長的薄棉袄，趿着鞋，自東屋走出說道：昨日你兩個在一塊麼？怎的這般早就出門？小岑道：他為着荷生十五的局，我們三個都沒還席。晚約了大家，要借這屋裏做個東道呢。痴珠一面洗漱，一面說道：好極！只是今日怕來不及。劍秋道：廚房叫隨便預備罷。只見燒邊的境，推開秋痕笑吟吟的說道：你們到會打算，三個合擺一席，還是預備一席，羞人不羞人呢？小岑道：我們興之所至，要今日就今日罷。秋痕只得喚跛腳，傳託廚房去了。劍秋瞧着秋痕，雲鬢亂挽，星眼初醒，黛色凝春，粉香浮活，便說道：端詳可憎煞好人，無乾淨。秋痕不好意思起來，隨說道：好個學士！只這幾句西廂，小岑笑道：人家好意替你張羅，你偏要討個沒臉。說得三人都笑了。秋痕就走入東屋，姪掠大家跟入。小岑靠南牕下，擺一書案，便說道：秋痕，你也學采秋讀起書來。劍秋檢着案上的書，只是一部文選。一部玉谿生詩箋，一部韻府群生，一冊甄塔銘，一冊原搨醴泉銘，隨手展開一頁，却夾一詩箋。上有詩二句，是郎恩葉薄難成夢，妾命如花不見春。認得筆迹是秋痕的，便遞給小岑道：你瞧。秋痕跑了癡珠，不上兩個月，竟會做詩，可喜不可喜呢？小岑瞧過說道：風調殊佳，怎的只兩句是什麼題？癡珠道：這是他秋海棠的詩。我夾圓了這兩句，他如今要我夜課一詩，也做有十幾首七絕，五六首七律，便向秋痕道：你何不取來給小岑劍秋瞧？秋痕道：這會我纔學總是不好，等好了再給他瞧。小岑道：就是不好，給我們瞧又何妨呢？癡珠道：我昨晚的題是白雞冠花，他有兩句還好，念給你聽，便念道：窗前疑是談元伴，啼月無聲夜色闌。小岑道：好劍秋道：有此心思，還怕他不好麼？正往下說，荷生采秋都來了。大家延入，采秋瞧着書案，便笑向癡珠道：我不想你陳最良，這會秋痕妝掠也完，采秋取出便面，要秋痕畫出幾枝墨菊。接做了紫倉瑤華同來。不一會，丹暈曼雲也到。於是大家呼觴賞菊。采秋道：聽說秋痕酒令要人家做破題。今天行個什麼令？秋痕笑道：聯句。荷生道：如今秋痕真要充起名家來，不是破題，便是聯句。丹暈道：這又何苦呢？快快活活喝酒不好，却要抓頭挖耳的尋思。采秋道：看他出什麼題？我們想想看，也還有趣。瑤華道：我不耐煩幹只個營生。鳳姊姊采姊姊，我和你豁拳罷，就和丹暈呼起五魁手。七子圖來，將手鐲振動得丁丁咚咚的响。劍秋道：豁拳的豁拳，聯句的聯句。秋痕你怎不出題？秋痕道：你不出題，荷生癡珠和采姊妹一個人寫一個字，閑起來是什麼？便是

個題荷生道。這到新鮮有趣。我先寫罷。秋痕道。你不要急。到裏間寫去。等采姊姊。癡珠寫了。檢開來看。於是荷生先寫。搓個紙丸。次是癡珠。采秋。秋痕一一展開。荷生是個眉字。癡珠是個畫字。荷生道妙呀。竟有這樣奏巧的好題目。秋痕拈着采秋一丸。且慢歡喜。還有采姊姊一個。

字不曉得對不對。大家急着要看。秋痕展開。是個山字。小岑道。蒲東有個峨嵋原。紫倉道。四川有峨嵋山。癡珠道。秦棧還有個畫眉關呢。采秋道。只畫眉山三字。雖沒現成却雅得狠。聯幾首七絕罷。丹暉道。我們不能采秋道。讓你起句好麼。小岑道。倩代有罰。這例開了何如。大家道好。欲是丹暉一函豁。奉一函喝杯酒。小岑吟道。

峨嵋山上翠眉橫。

便接道。

濃綠何年蘸筆成。

秋痕道。怎的兩句。荷生道。只一句是他自己的。便接道。

天亦風流似京兆。

采秋搶着吟道。

一灣着色有閑情。

癡珠笑道。狠有趣。第二首我起句罷。就瞧着劍秋說道。你們不通是峨嵋裏人物麼。便吟道。

杜家癡女亦腥猩。

劍秋一笑接道。

不把嫦娥闕尹刑。

大家寂然。采秋笑道。那個接呢。曼雲的拳輸了。想一會吟道。

誰取唐皇圖一幅。

秋痕便接道。

年年摹上遠山青。

荷生拍案道。好句。我喝一鍾酒。采秋道。秋痕妹妹真個聰明。紫倉道。你們不要聯。我竟得了一首。念給大家聽罷。便吟道。

自是天公解愛才。美人死尚費栽培。絳仙秀色瑩娘癖。都付夸娥守護來。

荷生道好。大家也同聲道好。癡珠道。我也有四句。奏成四首罷。便吟道。

無賴春風筆一枝。此中深淺幾人知。可憐混沌初開竅。也做風情號國姨。

荷生笑道。山膏如豚。厥性好焉。你又挖苦起人來。癡珠道。我講的是畫眉。何嘗有心罵人。秋痕道。你只講畫眉。把山字全去了。癡珠道是極我忘了。紫倉道。青出於藍。是祖宗今天給人批駁得啞口無言了。大家一笑。于是大家俱豁拳轟飲。晚夕方散。到得重陽前一日。秋痕又定了癡珠荷生采秋三人。小飲闌題分韻。每人七律一首。荷生拈個菊燈詩是。

萬菊分行炫眼黃。燈燃猶自占秋光。金英冉冉添佳色。寒穗亭亭散古芳。老圃風微天不夜。疏籬月落破生香。內人分得隨花賞。星斗參橫樂未央。

癡珠拈個菊酒詩是。

推波助瀾
妙結環生

此是前半
部峨嵋
癡珠生事

月痕
月痕
所不可知
者寄耳
苦遭白髮
不相放盡
見黃花無
數新
占得秋光
是杜夢仙

遊仙有夢
連理多情
是劉梧仙
月痕

漫向雲英乞玉蕊。一樽菊酒進重陽。情原本性休嫌淡。味到無言自有香。老圃邀來千里
月芳樽釀出一籬霜。白衣花外提壺勸。道是延年益壽方。

采秋拈個菊糕詩是

錦囊佳句
花痕

鎮日東籬采菊忙。為修韻事到重陽。園成粉餌三分白。占得清秋一味涼。遮莫餐英同屈子。幾回題字笑劉郎。家家筐檻相投遺。繁古花開許細嘗。

秋痕拈個菊枕詩是

病珠真是
仙才
月痕
福真六朝
凌語有神
此亦明年
健意而說
得如此沈
痛便是
面驚秋之
憔悴可知
花痕
異常快活
無限情懷
花痕
帶叔

蘭珊菊圃謝幽芳。收拾拌將貯錦囊。一種芬留黃落後。十分秋占黑甜香。遊仙有夢宜高士。連理多情戀晚香。點點紅春紋不減。夜闌和月上藜牀。

後來癒珠又做了一篇菊花賦賦云

昨夜霜葉釀小寒。扶持秋色上欄杆。捲簾人比黃花瘦。腸斷西風李易安。昔偕帝女遊。今伴先生隱。梅瓣嬾上妝。荷香留臘粉。四壁虫吟一枕多。連天雁語重陽近。盈盈兮無賴。落落空有神。涼月沈閣。傲霜絕塵。高還似我。淡如其人。玉宇瓊樓舊約。青娥素女前身。和雨和煙。不衫不履。碧玉樓前。仙韶院裏。穩重同山。輕柔比水。餐秀茹香。迷金醉紙。缸凝夜其不眠。影和痕而欲起。清樽滿杯酌。插得滿頭多。滿頭勢欲落。落矣奈君何。長笛一聲銀漢潔。可憐往事休重說。年年歲歲此花開。此花閑時人淒絕。

其謝秋心院送菊詩云

柳門竹巷鬢飛鴉。翠袖天寒倚暮霞。不去牽蘿補茅屋。攜鋤牆角種黃花。選得黃花十

種鮮移來茶臼筆床邊。還知天女憐多病。散作維摩一榻禪。深黃淺白鬪輕盈。別種分裁雅淡名。怪底東籬陶處士。一篇為汝賦閒情。傲霜原不事繁華。更與卿卿晚節誇。不學四娘家萬朵。秋來吹折滿溪花。

因將兩塊青化石。一鐫賦。一鐫詩。嵌在月亮門左側。重陽日。荷生是明經畧請在彤雲閣登高去了。却說李夫人自見秋痕之後。十分歡喜。是日重陽。秋痕李夫人也送了十盆菊。李夫人便

買一大簍螃蟹。請凝珠秋痕小飲。夫人和秋痕對局下棋。凝珠看天色尚早。獨向呂仙閣來。只見萬井炊煙。游人如蟻。傷孤客之飄零。念佳時之難再。因吟杜甫九日詩中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之句。不勝惘然。接着又吟道。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飄風塵際。何地置平日愛吃螃蟹。今日肚子正飢。吃了四五樣菜。即上螃蟹。又未免多吃些。接着又是一盤油燂的菊花菜。凝珠混吃了一陣。肚子覺得不好起來。向秋痕要個葷。吃下也不見好。李夫人早備下薄荷露茶。凝珠喝些。不上二更。便偕秋痕坐車回來。秋心院。這一夜秋痕不脫衣服。殷勤扶持。不想凝珠大病兩次。病就好了。秋痕次日即大病起來。始則寒熱往來。頭暈不起。自九月起到了十月。竟然臉色漸黃。肌膚日減。愈病愈恨。每向凝珠流淚道。孽由自作。悔不可追。凝珠百凡解勸。總不懂得秋痕是何苦楚。只覺李家禮貌都不似從前。為了秋痕卧病。就也不說。只午間來與秋痕清談。二更天便走了。一日飯後。西風片片。吹雨敲窗紙。但聽槐葉聲在庭砌下。如千斛蟹煎沸湯。愁懷旅緒。一往而深。忽李夫人差人送來謾如信件。并有一封係致荷生的。

全書以教
玉入手以
漱玉見尾
故此回書
東為五十
二回文字

以下文勢
便層層蹴
字起下回文
眼目摹寫
秋景
妙入秋毫
回應上回
叔次蘭津

插入李夫
人照應完
當
服日
痛心之至
此全書宗
旨也例用
杜書點出

信中備述采石磯勝仗及兩次用兵機謀。癡珠喜道：「謾如是個將才，只是這樣大捷，怎得却抄還不見呢？」瞧完了信，便隨手作一柬帖，將謾如致荷生的一份信件，叫穆生送去大營。一會穆生回來，呈上荷生回柬，并西安信一大封。癡珠將荷生回柬拆開，後就將赦玉總封拆開了。內是秦中諸友復書，隨將赦玉的柬十餘頁先行展閱道：

一大關健應第五回
眼目應十一回
今然善也
服目眼
沈痛反對
四十三回
萬庶常

千里來龍
伏下梅山
氣脉綿厚
沈著一疏
亂原與二
十回痴珠
惟感第一
章應言之詳盡
如燃海之
星如照妖
之鏡古音古節

白刺又心坎
自唐宋以來以文章取士，每况愈下，至斯已極。作者滿腔熱血，借漱玉筆，端傾筐倒篋，而有出之雄氣，遇挫非徒講求入家門徑，所能貌似貴山至言，病珠心事，惟微玉知之，也深故其言之也。

忠厚之至
應第三回
京志此覽痴珠
著實

癡珠徵君執事夏初行旆歸自成都，適弟有城南之役，讀留示手札並知詩望雲在念，垂翼于飛，良用撫然。中秋既望，從留世兄處得七月初二來書，甫悉玉體違和，留滯途次，南邊兵燹，誰寔為之？而令吾兄故里為墟，侍姬抗節所幸，塚蘭池草以及你，影臺珠均獲完善，則遠人當以強自慰藉。人生非金石，愁城豈長生之國哉？總要吃力保此身在其餘則有天焉。萬庶常賜書，深怪吾兄難馴龍性，鋒芒太露，又以人才難得，囑弟為作曹邱。嗟夫庶常失辭焉。昔宋歐陽永叔有言：「醫者之於人，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今天下茶然無復人氣，然則治其受患之處，而與之更始奈何？曰：「培元氣而已。」自勢利中於人心，士大夫不知廉恥為何事？以迎合為才能，以恬嬉為安靜，以貪暴濟其傾邪之欲，以賄賂因其攘奪之謀，坐此官謀而民無所訴，民怨而上不獲聞，俾陰鷙險狠之徒，得以煩惑愚氓，揭竿而起。嗚呼！四郊多壘，此士之病也。宜何如各出心肝，以湔國耻，而人心叵測？其頗者驚疑狂顧，望風如鳥獸散；其黠者方且藉兵餉開銷，充其囊橐，假軍功虛報冒濫梯榮，而天下之氣靡然斯滅。嗚呼，亦知天下之氣，則何以靡然斯滅哉？古之君子，學足於己，足不出戶，中外重之，是故道重勢輕，貧窶然以匹夫之卑與君相抗，降及後世，士名以所長取舍，當世所求不過衣食而已，為之士者，習知士之可以類知也。知名之可以牢籠天下，利之可以奔走天下也。於是徐示以抑揚陰用其予奪，要使天下知吾意之所嚮而止，不取其定命之宏猷，而徒取其浮華之文藻，不勗以立身之大節，而但勗以僥倖之浮名，其幸而得者，率皆奔競之徒，迎合意旨，無有齟齬恬嬉遷就，無事聲昂，是妾婦之道也。是臧獲之才也。嗟夫！士君子服習孔孟，出處進退，其關係世道輕重何如也？而乃以議妾婦者，議之馭臧獲者，馭之則宜其所得者，多寡廉鮮耻，阿諛順意，大半皆妾婦臧獲之流，而魁梧磊落之士，倔強不少屈者，遂困於橫鬱，而苦於奮厲之無門，風氣安得不日靡人心，安得不思亂？而其禍窟有瘳與？夫天下如此其禍，也有人焉，蹇蹇謨謬，不隨俗相俯仰，欲為國家延此垂盡之氣，此何等胸次，何等魄力？國手者出，就此一綫，可以養之。血脉流通，膚革充盈，蹶然興矣。席常翔步雲衢，習見人集於苑，而吾兄獨集於桔，遂竊非之。此自獨念故人之意，第憶先太傅，常以吾兄及庶常為吾家旗鼓，豈料其出現紛華而悅為作曹邱？弟苦守遂園，足跡不出戶外，與當世赫赫奕奕操魁柄者，不通音問，何從說項以從者學貫古今，庶常從朝官後，不修孔融之表，而致曹操之書，豈將以弟為黃祖耶？軍興以來，白面書生，心不辨菽麥，目不識之無依草附木，雲蒸龍變，弟雖不肖，猶羞稱之，痴人說夢，迷離倘恍，具有劉道民之際遇乎？究竟所處不過記室參軍，天下之亂亟矣，與其

警闢非教
是言非病
珠不足當
斯言
而禮峨嵋
應第三回
句與四十
四回合
啟序入情
呼髮千鈞
令人心碎

依人作計。成不歸功而敗且歸其咎。何如據東山。素為名士。實亦不愧名臣也。西北苦寒。太行尤甚。山中人有立志者。則肌膚實而心地堅樸。視輕佻便利者。不啻霄壤。他日出而醫國。此皆籠中物也。願君留意焉。若航海南歸。此大失策。東隅僻在海隅。與中原消息隔不相聞。縱有三願之元德。八食其如草廬寫遠何也。若為定省計。則棲鄂衆多。若為甘旨計。則田園已蕪。丈夫子貯衡當世事。弩力道義以報君親。窮達命也。娟娘大有仙意。聞諸道路。鴻飛冥冥。南朝普院西禮峨嵋。或者五台亦將有東萊紫氣乎。是未可知。弟頑頓如恒。內人於舊臘得一男。近已牙牙學語。晚景只此。差堪告慰。時事方艱。身家多故。保此身在國家之元氣。雖斷未斷。乾坤之正氣。雖亡不亡。言不盡意而詞已蕪。伏維垂鑒。

閱畢。說道。良友多情。為我負氣。只是我呢。就嘆口氣。將書放下。復將衆人的信。一一看過。撂在一邊。再將淑玉的書。沈吟一會。初寒天氣。急景催人。已是晚夕。就不去秋心院了。豈料是夜院裏。竟鬧起一場大風波來。正是。賞菊持螯。秋光正好。屬國書來。觸起煩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癡珠為類序之體。留菊宴作全書餘波。創格也。王淑玉書千餘言。可誦可傳。自來碑史未能有之。五十二回文字。總以此壓卷。

正名

第二十四回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癡魂寒銷割臂

三生冤孽
秋痕假些
詞色原非
悔淫李裁

案當歸獄
於是公矣
以上立生
波之案以
下叙事
不累荷生
一邊

來要想秋痕身上靠一輩子。只自己上了烟癮。一天躺在炕上。不能管束狗頭的住。兼之秋痕挂念痴珠。兩日不來。便叫狗頭前往探問。自然要假些詞色。又有李裁縫意思。原想將時時想着近他的身。無奈秋痕瞧着他父子意思。這留神狗頭。實在無縫可鑽。愛極生恨。恨極成姑。便想牛氏挑唆起痴珠許多的不是來。以此秋痕背地裏瑣瑣屑屑。受了無數縷聒也罷了。十四日。荷生小岑劍秋都在偷園小飲。靠晚便來秋心院。坐了一會。痴珠不來。各自散了。秋痕陡覺頭暈。荷生去後。和衣睡倒。一會醒來。喚跛脚收拾上床。忘却月亮了門。未去查點。睡至三更後。覺得有人推着牀橫頭假門。那獨兜也不曉那里去了。便坐起大聲喊。跛脚却不應。那人早進來了。却是狗頭。一口吹滅了燈。也不言語。就摟起來。秋痕急氣攻心。說不出口。只能一聲怎的。將口向狗頭脣上盡力的咬。狗頭一痛。將手擰着秋痕咽喉。說道。償你命罷。跛脚見不成事。大哭起來。李裁縫沉睡。牛氏從夢中驚醒。說道。外面甚麼事。一面說。一面推醒李裁縫。李裁縫就也驚醒。說道。怎的半夜三更。和了環閑。急披衣服。跳下牀來。尋個亮。開了房門。取了馬鞭。大聲嚷。見秋痕壓在狗頭身上。便罵道。還不放手。呼呼的向秋痕身上抽了幾鞭。牛氏披了衣服。一路赶来。說道。什麼事。狗頭早放了手。把秋痕推開。自行扒起。牛氏已到。李裁縫扭住狗頭。嚷道。只是怎說。狗頭將頭向秋痕胸膛撞下去。嚷道。我要命了。牛氏見這光景。驚愕之至。接着嚷道。你不要命。我女兒是要命呢。李裁縫死命的。拉住狗頭。兩人就滾在東窓下。將窗前半卓上玉花瓶碰將下來。打得粉碎。牛氏忙將腿台瞧着秋痕。見身穿小衫褲。仰面躺在地下。色如金紙。兩

主意此
案當歸獄
於是公矣
以上立生
波之案以
下叙事
不累荷生
一邊

跛脚大錯
虎視眈眈
媳兒其何
之何
秋痕却咬
了狗脾妙
善人如見
筆端有口
如見其肺
肝然
狗頭却怕
牛氏可見
人管此案纔
可協

牛氏却不
要狗頭償命

狗頭總然
撒猶總怕

重泉何幸
返精魂其
實此時即
能消魂寃
海豈不是

一該打

也該打

供出主使
乏人
冤門故也成
冤海

三句三層
意思蓋拘
頭素日情細
見之矣
痴珠原自
磊磊落落
怎好管他
家的事
柔情俠骨
同一前髮
高於楊太
真遠矣
沈痛
千思萬想
總跳不出
華嚴庵一
籤一偈字
應第五
字了然未
悟既迷而
復習而若
不覺既悟
忘以痴珠
之聰明以
知珠之豪

目緊閉。牛氏便嚎啕哭起來。將頭撞着李裁縫。也在地下亂滾。聲聲只叫他償命。跛脚和那些雜們哭道。你看打成只個模樣。還會活呢。狗頭見牛氏和李裁縫拌命。心中也有點怕。早乘着空跑開了。這里牛氏摸着秋痕。一聲聲的教打雜們。從外頭冲碗湯遞給。牛氏一面叫。一面把湯灌下。半晌秋痕雙蛾顰蹙。皓齒微呈。回轉氣來。又一會睜開眼。瞧大家一瞧。又合着眼。淌出淚來。牛氏哭道。你身上痛麼。秋痕不答。淚如泉湧。此時李裁縫安頓了狗頭。就要進來。牛氏瞧見。指天畫地。訶詬萬端。李裁縫不敢出氣。幫着兩個了環。將秋痕扶上床沿。秋痕到得床沿。便自行向裏躺下。嚶嚶啜哭。打雜們退出。牛氏檢起地下的鞭。向李裁縫身上狠狠的鞭了一下。李裁縫縮着頭。擔個路走了。牛氏喚個了環。也一人一鞭說道。快招。兩個了環。遍身發抖。說道。是是爺爺叫我不要關。這這月亮門。姑娘有有叫喊。不不準准。牛氏不待說完。揚起鞭跑出大罵道。老狗頭。老娘今番和你算賬。撒開手罷。李裁縫父子躲入廚房。將南廊小門拴得緊緊。由牛氏大喊大罵。兩人只不做聲。只可憐那門板無緣無故。受了無數馬鞭。且說癡珠早飯後。正分付套車。跟班忽報留大老爺來了。原來子善數訪癡珠。都不相值。今日偶到秋心院。不想牛氏正和李裁縫父子理論。見子善來了。便奔出投訴。子善也覺氣憤坐定。秋痕知道了。喚跛脚延入。含淚說道。求你告訴癡珠。只這一句。便掩面嬌啼。水淹漬。子善也不忍看此狼狽。立起身來說道。你不必着急。我就邀他過來罷。你道癡珠聽了此話。可是怎樣呢。當下神色慘淡說道。這也是意中之事。只我們怎好管他家事呢。發怔半晌。又說道。我又怎好不去看秋痕呢。便拉着子善到了秋心院。牛氏迎將出來。叨叨絮絮說個不休。癡珠一聲兒不言語。牛氏陪子善在西廂屋裏。痴珠竟向北屋走來。見簾帷不捲。几案凝塵。就覺得一種淒涼的光景。與平常不同。未到床前。跛脚早把帳子掀開。秋痕悲痛。半晌咽不出聲來。痴珠心上也自酸苦。跛脚把一邊帳子鉤上。癡珠就坐在床沿。秋痕嗚咽半晌。暗暗藏着剪子。坐起。梗着聲道。我一身以外。儘是別人的。沒得給你做個記念。只有這一邊。說一邊。將左手把頭髮一扯。右手就剪。痴珠和跛脚拌命來搶。早剪下一大縷來。秋痕從此鬟鬟鬢鬢。當下秋痕痛哭道。你走罷。我不是你的人了。癡珠怔怔的看。秋痕嗚嗚的哭。跛脚見此情狀。深恨自己受人指使。不把月亮門閉上。闖出只樣風波。良心發現。說道。總是我該死。子善曉得癡珠十分難受。進來說道。你這里也住不住。到我公館去罷。這一夜子善子秀就留癡珠住下。你道他還睡得着麼。大家去了。他便和衣躺下。自己想一回。替秋痕想一回。想着現在煩惱。又想着將來結局。忽然記起華嚴庵的籤。和蘊空這偈來。想道。這兩枝籤。兩個偈。真個字字都有着落。我從七月起。秋心院春鏡樓。沒有一天不在心上。怎的這會纔明白呢。蘊空說得好。人定勝天。要看本領。我的本領不能勝天。自然身入其中。昏昏不自覺呢。又想道。救王勸我且住。并州其實何益呢。我原想入都遵海而南。偏是病了。接着倭夷入寇。海氛頹起。只得且住。為今之計。趕緊料理歸裝。趁着謾如現在江南。借得幾名兵護送。就也走得到家。左思右想。早雞聲三唱了。便自起來剔亮了燈。從靴貢

內抽出秋痕剪的一把青絲從燈上瞧了又瞧重復收起天也亮了洗漱後便來看秋痕纔入北屋。秋痕早從被窩裏斜着身掀開簾子綠慘粉銷真像個落花無言人凌如菊。痴珠到了床沿將帳鈎起坐下道你受了這般苦毒我怎的不慘。秋痕坐起說道天早得狠你躺一會麼。痴珠就和衣躺下正是。

錦幃初捲繡被猶堆燕體傷風。雞香積露倭隨綠雲之髻欹危紅玉之簪。越客網絲難起全家羅襪。麻姑搔癢可能留命秦田。莫拏峽口之雲。太君手接且把歌唇之語一世看來當下竟自睡了到得醒來已是一下多鐘。撞着牛氏進來勸秋痕吃些飯就將昨晚把狗頭撞在中門外再不准他走秋心院一步。告訴痴珠道如此分派也還停妥。牛氏道我如此分派也為著你只是你也該替我打算。秋痕見他娘說起這些話想道我命真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便歪着身睡去了。痴珠只低着頭憑牛氏叨擾了半天截住道只個往下再商量。今日且講今日事便向靴靿取出靴頁展開檢得錢鈔說道只十千鈔子你交給廚房隨便備數碗菜。替我請留大老爺晏太爺過來小飲。牛氏瞧見鈔子自然眉開眼笑了。痴珠走到床沿見秋痕側身向裏便拉着道我今日盡這一天之樂不准哭。不想秋痕早忍着哭給痴珠只一說到哭出聲來半晌秋痕說道昨天我叫你走你却不走必要受那婆子臉氣這何苦呢。痴珠強笑道我樂半天去也不遲。秋痕將頭髮一挽嘆口氣道我原想拌個蓬頭垢面與鬼為鄰如今你要樂你替我掇過鏡臺來。痴珠於是走入南屋將鏡台掇端入北屋。秋痕妝畢喚跛脚和娘。

要檢出鋒真珠毛的鱗青線綴襯桃紅緞巴的宮裙自向牀橫頭取一雙簇新的繡鞋換上。痴珠道只雙鞋繡得好工緻。秋痕橫波一看。秦谷春回微微笑道明日就給你帶上。正說着子善子秀進來了。痴珠迎入見秋痕已自起來而且盛妝便不再題昨日閒語。一回秋痕忽然向着痴珠道譬如我昨日死了你怎樣呢。痴珠怔了半晌說道你果死了我也没法只有跑來哭你一回拌個千金屍骨罷。秋痕不語子善道怎的你兩人只說這些話子秀道人家怕人說死。他兩個竟說得尋常了一會南屋擺上酒餚四人入座。秋痕擎着酒杯道大家且醉一醉就喝乾了一杯。子秀道慢慢着喝。痴珠道各人隨量罷端上菜。秋痕早喝有七八杯。大家用些菜。秋痕道我平日不彈琵琶今日給痴珠盡情一樂便喚跛脚取出琵琶彈了一會背著臉唱道。手把金釵無心戴面對菱花把眉樣改可憐奴孤身拌死無可奈眼看鮮花他一朶風打壞猛聽得門兒開便知是你來。

秋痕唱一字咽一聲未了回轉頭來淚盈盈的瞧着痴珠到是你來三字竟不是唱真是痛哭了。癡珠起先聽秋痕唱已是淒淒楚楚見這光景不知不覺也流下淚來就是子善子秀也陪著眼紅便向秋痕道你原要給癡珠說盡情一樂何苦哭呢。痴珠破涕讓兩人酒菜也說道秋痕你不必傷心了。秋痕忍着哭把一杯喝了來勸子善子秀其實悲從中來終是強為歡笑四人這靜悄悄清飲一回此時是初寒天氣到二更天北風凜冽就散了席。痴珠原想回寓只見秋痕如此哀痛天又刮風就也住下留痕留一壺酒幾碟果菜端入北屋催了環收拾把月亮門閉上燒起一個火盆吩咐跛脚去睡然後兩人卸下大衣圍爐煮酒。秋痕道今夜刮風差不

岩耽曠曠
勝天談何
容易雖然
以後亦立
定主意做
個生離若
云戀誠則
有之非
曠曠也如
彼西施捧
心圓

花痕絕轄
絕痛傷心
妻子付語
一經點逗
都有風趣
痴珠不知

急鵝為緩
憂心擣
柔情
俠骨
九死痴魂

脂寫工經
周昉畫筆

乃為作者
得之
柔情
令我讀之
亦自鳴咽
楚

秋痕也是
個半原醇
酒之意
俠骨

又氣急促
文心慘凌
是此回文
字

第十八回 寒宵回顧
惺惺可聽
俠骨鄭重分明
柔情是你的
引起劇情
尚式憑之
於是雨師
酒道風伯
青晨而月
盟非偶然
姊為之藍
酒也。月痕
俠骨秋痕
原只想完
我終是你
的人六字
後來挨盡
此六字
柔情
渣滓盡去
今人肅然
生敬愛心
毅然自任
俠骨柔情
有此把握
不妨掉個

多七月廿一那般利害。咳我兩人聚首還不上三個月呢。我起先要你替我贖身。此刻你是不能我也知道。只我終是你的人。癮珠喝了半杯酒。留半杯遞給秋痕。嘆口氣道。你的心我早知道。只我與你終久是個叢局。秋痕怔怔的瞧着癮珠。半晌說道。怎的癮珠便將華嚴庵的藏蘊空的偈。并昨夜所有想頭一一細述秋痕聽了。秋痕聽一句。吊下一淚。到癮珠說完了。秋痕不再說一語。站起身來走出南屋回來就坐。說道。千金市骨。你這話到底。是真是假。癮珠道。我許你說。一面站起左邊小袖露出藕樣小臂。把小刀一點。裂有八分寬。鮮血流溢。癮珠蹙着雙眉道。不得人身。只會風刮得更大。月都陰陰沈沈的。痴珠驚愕。秋痕早起來說道。你喝一杯酒。一面說。一面站起左邊小袖露出藕樣小臂。把小刀一點。裂有八分寬。鮮血流溢。癮珠蹙着雙眉道。這是何苦呢。創口大了怕不好呢。秋痕不語。將血接有小半杯。將酒冲下。兩人分喝。趕着取塊絹包裹起來。停了一停。窗外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秋痕喜道。我這會狠喜歡我們兩心如一。以後這地方你也不必多來。十天見一面罷。每月許他們的錢。儘可不給至我總拚一個死到那一天是我死期。我就死了。萬有一失。他們回心轉意給我們圓成。這是上天憐我。給我再生我也不去妄想痴珠道。這你一段的話大有把握。於是淺斟低酌。欵欵細談。盡了一壺酒。然後安寢。正是涕泗滂沱。止乎禮義。信誓旦旦。我哀其志。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此回是傳秋痕而上半折以荷生三人作引。下半折以留晏二人作引。此作者筆筆照應處。至蘊空偈言係全書定局。此回為全書上下關鍵。故特於此闡發之。羨人細意慰貼平減盡歲縫針線迹。

花月痕全書卷八

第二十五回 影中影快談紅樓夢

恨裏恨苦詠綺懷詩

話說大營日來得了河內土匪警報。經略調兵助勦。籌餉議防。雖荷生佈置裕如。然足跡却不能離大營一步。到得這日。正想往訪癮珠。同赴榆園。却見青萍呈上一紙。說是韋師爺差人送來的。荷生拆開。是一幅長箋。斜斜草草。因念道。

天上秋來人間春。小歡陪燕語。每侍坐於蓉城隊。逐鳬趣屢分餐乎麻飯。萍踪交定。棣萼情深。感激之私。只有默祝佛天。早諧仙眷而已。秋痕命不如人。孤偏有鬼。作事以英雄眼。為慈悲心。拔諸九幽。登之上梯。披雲見日。立地登天。旁觀喜尚可知。當局心如何。快然酒闌燈炮。秋痕婉轉悲歌。令人不忍卒聽。蓋狂且之肆毒。無復人理。非不律所能詳也。近以傾心於我。之故。慘遭毒棍。冤受剝膚。

便愕然道。怎的。又念道。

嗟乎。一介弱女。落在駟僕之手。習與性成。恐已無可救藥。乃身慚璧玷。心比金堅。毅然以死自誓。其情可憫。其志可嘉。

便說道。秋痕自然有此錚錚。又念道。

而走也。七尺之軀。不能庇一女子。胡顏之厚。無可解嘲。為咏多情自古空餘情。好夢由來最易醒之句。於我心有戚戚焉。或乃以風雷集見示。且作書規戒。

宗旨
從大營時
說入大營
只日大約
是十月十
七八日
回應第六
十九二十
一回
回應第七
回應第六
生又第十
四回花魂
調紅記
回應上回

此數語即
下折恨
恨大旨
照應蓋即
用采秋詩
補筆與末
得故人書